



## 大德与大寿

### ——怀念我的外公窦荫三

○ 胡钰

外公窦荫三，陕西蒲城人，生于1889年，卒于1990年，丰厚人生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

外公给我的印象很深，从我出生到他过世，十七年里我的无数个周末和暑假都是在外公家的院子里度过的。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外公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老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靠在漆皮斑驳的硬板床上拿着放大镜看报、在院子里背着双手慢慢踱步、在屋前的廊下细细慢慢地卷着烟叶。老人家对孙辈非常和善，经常靠坐在他那把专用的旧藤椅上，眯着眼静静看着满院子嬉戏玩耍打闹的孩子们。母亲保存有一张外公抱着幼小的我在院子里留下的合影，相差八十岁的一老一小都咧着嘴大笑，看来孙辈的童趣为在那个特殊年代正身处逆境的外公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待我稍微大些后，逐渐知道了外公过去的风云事迹，特别是看到了1937年外公一身戎装与杨虎城和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合影照，才感觉到外公还有着并不平凡的岁月。待到得知外公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主席台就座，邓小平亲自看望老人家并询问健康状况，习仲勋委托老人家做好西安民主剧院建设运营工作，西安事变后老人家将五十万发步枪子弹、十五万发手枪子弹和八万枚手榴弹送给彭德怀部以示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之决心，我才逐渐知道，辛亥革命、西安事变这些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里，居然都有外公的一份参与。

外公的一生，从军从商，立业堪称大业。老人家先在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里做高级将

领，深得杨将军器重结为金兰，担任军需处长、军械处长并出任陕西省机器局局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排挤走，外公毅然退出军界，进入商海，在陕西办了化工厂、面粉厂、银号等，都很成功。解放后，外公还出任西安工商联副主任、陕西省人大代表、西安市政协常委等，老人家创办的许多事业至今依然在陕西存在，泽及后人。

外公的床头始终摆放着一张杨虎城的戎装照片，几十年从未挪动。我经常过去看，觉得照片上的人很神气。后来发现，每每当我想去动照片时，老人家就会制止。有时我还故意以此去逗外公，屡试不爽。记得刚上初中时，一次我问外公：“杨虎城到底哪里好？”外公并不搭理我，被我问急了，训斥了一句：“好就是好，你个小娃，懂啥？”后来我就不敢再拿这个问题与外公开玩笑。待到我逐渐长大，有了生活阅历，看到那么多外公共事过、帮助过的人对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与认可，我明白了什么是“忠诚”与“厚道”。

外公的一生，儿孙满堂，治家堪称大家。老人家先后养育了十七个儿女，且多年与儿子们在一起居住，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在第一任夫人过世后，外公娶了外婆。印象里，外公很敬重和喜欢外婆，两人之间弥漫着的是那种平淡而深蕴的情感。要知道，外婆可是上个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女性，其父担任东北军俄语翻译，随东北军来到陕西。尽管外婆这个女秀才是奉父母之命和外公这个军人缔结姻缘，尽管她进来

后要管一个大家庭，但贤淑智慧的外婆把这个大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无不称道。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因为外婆脑溢血瘫痪在床，外公和外婆无法再在一起睡了，但几乎每天下午，外公都会坐到外婆的床边，两个人坐在那里说很久的话。儿时的我每每去院子里见到两位老人的“二人世界”时，都会知趣地躲开。午后斜阳下的那个温暖场景，至今难以忘怀，思来感动万分。在外公的悉心照料下，瘫痪后的外婆依然平静从容地过了快二十年，两位老人相守半个世纪。待到外婆过世后的第二年，外公也走了。

从记事起，我很少看到外公发火，或许真是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到了“乐看云卷云舒”的境界，即便是许多在外人看来很让人生气的事，他也是很淡然的。其实，在一百年的人生经历中，他受到的委屈远远超过后人想象，但他都以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应对有序。杨虎城将军被害后，他根据杨将军意愿兴办实业救国，积极造福乡里；建国后，他率先将企业捐给新政府，带头响应“公私合营”；文革中，已是七旬老人的他和外婆饱受欺辱，他默默承受没有任何抱怨，甚至还要照顾那些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儿女们；80年代末，因为市里拆迁征地把他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院子要拿去，他也没有拒绝。现在想来，那么多复杂的社会事务，那么多繁细的家庭关系，那么多纠葛的个人名利，他居然都处理得淡定不迫，饱得好名，这该是何等的境界啊！这其中的韵味值得我们做后人的反

复体悟效仿。

外公过世后，许多家里人并不熟悉的人都来给老人家送行，他们跪在地上哭诉着老人家曾给予他们的帮助，那些场景让人唏嘘。直到那时，家里人才知道老人家过去曾经给予别人那么多帮助。这些帮助何时给的、怎样给的，都是家里人不知道的。而所有的儿女和孙辈们都能想起老人家给予自己的殷殷爱护，点点滴滴，细细绵绵，这就更让大家惜别之情难于抑制。得知外公过世的消息后，习仲勋第一个从外地发来信电，很快屈武、孔从周、汪锋等曾与他交往过的许多老领导都先后从外地发来信电，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十七路军的老朋友和陕西乡谊纷纷写来挽联，那些言辞至今读来都很感人。

外公到了九十多岁，依然精神健旺，身体硬朗，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纷打听秘诀。但在外公看来，自己养生没有秘诀，做事也很简单。外公在98岁时口述一篇自述，谈到自己养生做事的原则，就三个字：早，勤，公。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工作，以公处事以才用人。

孔子曾说：“大德必得其寿。”明代医学家张景岳也说：“欲寿，唯其乐；欲乐，莫过于善。”外公的一生鲜明地印证了德、寿之间的关系。有忠心，有公心，有善心，外公以自己的大德成就了大善，获得了大寿。

（本文初稿完成于辛亥革命100年之际，定稿于西安事变76年之际）